

牛鬼蛇神

萬墨林

——滬上往事之十四

松岡洋右粉墨登場

由於日本陸軍方面決定從速與德國結盟，連日皇裕仁的諄諄告誡都置之於不顧。日本陸軍認為米內光政的「英美協調論」，有礙於日德盟約的締結，如果不把米內光政排開，陸軍南侵，勢將落後。因此，幾乎是全體一致的，交相抨擊米內首相「優柔寡斷」，換言之，也就是嫌他擋住了路。

七月上旬，閑院宮還想担任調人，用參謀總長的名義，發出了「仍希善予處理，俾便打開時局僵局」的公函。可是，畑俊六的答覆却是斬釘截鐵的，七月十六日，他單獨呈請辭職。當年日本，不獲陸軍支持的閣揆，焉能自安於衽席，因此，米內內閣也就只好下台一鞠躬，請准總辭了。

米內既辭，陸軍方面，仍然擁戴近衛文麿出任首相，近衛文麿這一次算是答應了，祇不過，他在閣員部署方面，很費了點心思。近衛挽前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右，出任外相，希望藉由松岡和日本陸軍的良好關係，以及他遇事擅專的作風

，在自己的內線指導下，多多少少，從軍部手中取回一點外交主動權，莫再使外相成爲軍部的鷹犬。然後，他以陸相一席昇諸東條英機，因爲東條是所謂統制派的主將，對於氣燄薰天的皇道派軍官，可能產生一些制衡作用。

但是，皇道派軍官的動作比他更快，手腕也遠較他敏捷。近衛文麿二度組閣，新閣方於七月二十二日誕生，四天後，陸軍即已提出：「配合情勢發展之時局處理綱要」，以此作爲新閣的新施政方針。這項新施政方針，可謂之爲「日本南進論」的憲章，因爲它強使近衛進行下列兩大冒險之舉：

- 一、澈底進行對華戰爭。
- 二、南進。

近衛二度組閣，終告馬失前蹄，一開始便陷入更深的泥淖裏，而且還在逐步的把日本推向滅亡之途。近衛文麿之所以遭受此一慘敗，犖犖大之因素，約有兩端：

- 一、軍部根本就不把內閣看在眼裏，「憲章

提出以後，每閣員均無暇對其內容詳加研判，

逐項考慮，便在軍部咄咄逼人的聲威之下，以不到三小時的時間，草率的予以通過。

二、松岡洋右的遇事擅專作風，由於他偏向軍部，反而對軍部大大的有利。例如，當藏相小林一三、遞相（交通運輸大臣）村田省藏等人，相率指出：「倘若根據此項要綱進行，將使日本與英美的關係惡化，因而導致嚴重後果之虞，請試作檢討。」當時，松岡洋右便強項的加以聲辯說：

「對美國採取強硬態度，乃是防止危機的要訣。何況，關於外交事項，應由本人負責。」

松岡一爲軍部幫腔，深切以爲不妥的諸相，自此也唯有噤若寒蟬了。

日本南進的方針大計已定，自茲而後緊接下去的連台好戲是德義日三國聯盟、日美談判，與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的爆發，汪精衛在南京身爲傀儡，對於這一連串的重大事件，也只有事後方能從日本「盟方」得個報備的消息。太平洋變作，日軍艦機猛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，美國遠東海軍幾於全軍盡墨，與此

同時猛攻香港和菲律賓，汪精衛在那幾天裏着實興奮已極，正爲他的日本主子而慶幸，飄飄然的彷彿他也是日本人。一日，他的親信胡蘭成自上海到南京，前往汪公館謁見，汪精衛認賊作父的向他宣揚日本皇軍的輝煌戰蹟，胡蘭成却據實相告的道：

「太平洋上區域太廣，就兵法而言，首先就犯了備多力分的大忌。今天英美等國的弱點，來日必將成爲日本的缺失疏漏。據我看來，日本的武力如今已達到了極限。所以，現有的戰果，將來却未必能够確立，這也就是未能以一時成敗論英雄的道理。」

多拿點錢要足價錢

詎料，汪精衛聽了胡蘭成的這一番分析，却像掃了他的興似的，深心爲之不喜。他仰臉望着天花板，就此一言不發，使胡蘭成深感此次話不投機，只好興辭離去。由此可見，汪精衛畢竟天真，這一名慣於投機取巧的小政客，竟像個小孩子似的。

民國三十一年春天，東洋人爲了要向我國淪陷區同胞炫耀他們在東南亞的戰蹟，顯示日本皇軍的武力，不惜工本，耗資巨萬，擇定南京玄武門外的荒涼地帶，搭起了南太平洋的巨大佈景，權將我國的揚子江，充作南太平洋，藍天白雲，江水泱泱，大小日艦便在揚子江裏佈陣，而在對岸荒洲，築起了新加坡都市的雛型，飄揚着一幅幅的太陽旗。

全部佈景竣工的頭一天，日本在華駐屯軍總

司令部特地邀請汪精衛夫婦，和汪偽組織的大小羣奸前往參觀。那一日汪精衛的表現真像個小丑似的，他竟沐猴而冠，穿上了全套海軍上將制服，披掛齊全，戎服煌煌，像煞有介事的親率羣奸乘坐一隊汽車魚貫而往，直駛到郊外有坡坎的地方，汽車無法再往前通行，一大堆的漢奸先後下車，由東洋軍官先導，汪精衛夫婦領頭，偽組織羣奸開始步行向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？汪精衛和陳璧君兩夫婦忽然吵起架來了，起先是低聲的爭論，繼而雙方都動了肝火，爭吵的聲浪越來越大。東洋軍官暗中竊笑，偽組織羣奸則唯有一面面相覷，尷尬萬分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褚民誼在汪精衛夫婦的身後亦步亦趨，他是個標準的窩囊廢，一輩子只曉得吃喝玩樂，醉酒婦人，他娶的是陳璧君的一名丫頭，在嫁給褚民誼的時候，方始在陳璧君跟前磕過頭，算是陳璧君的過房女兒，照說他是汪精衛兩夫婦的誼婿，再加上他追隨汪精衛爲時最久，早就身爲所謂「公館派」的核心人物，跟汪陳夫婦檔關係頂密切，但是汪陳兩夫妻在那種場合居然發生口角，褚民誼偏就不敢開口提醒一句，或是勸上一勸，因爲他也明白，平時汪精衛從來不給他好臉色看，他在汪精衛的心目之中，連個副官侍從都不如。而且，就由於他娶的是陳璧君的誼女，又是跟了汪精衛多年的親信心腹，陳璧君當他是汪精衛的人，汪精衛視他爲陳璧君的「半子」，每逢雙方齟齬，兩夫妻都拿他當出氣筒。

一邊往前走，一邊吵着架，衆漢奸都爲汪精

衛、陳璧君在東洋人面前大出其醜，羞得面紅耳熱。正好走到一座單間房子，像是一個路亭。汪精衛的侍從便忙陪笑臉，請他們兩夫婦到屋裏去坐一坐，歇歇脚，喝杯茶，當然頂要緊的是平平氣，不要再吵下去。汪精衛兩夫婦默默無言，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，但當汪精衛一脚踏進那間屋，迎面就看見牆壁正中掛着一幅褚民誼所題的字，其實只是拓本而已，紙上赫然拓着：

「『國民政府』還都紀念碑」

果然這一回夫妻相罵，倒霉的又是褚民誼了。當時衆人祇見汪精衛臉色鐵青，大踏步的走上前去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伸手便要去撕。他的侍從親狀大驚，唯恐撕壞了這張拓紙，對偽組織來說，實在是太不吉利，便有三兩個人搶上前去，代他揭下捲起藏好，褚民誼在一旁嚇得面無人色，汪精衛對他依然正眼也不瞧。這一天，參觀日本南太平洋戰蹟，汪精衛始終緊板着脸，一語不發，甚至於跟日本駐華軍參謀長後宮大將都不搭訕，羣奸心知，這又是一個不祥之兆。

如同遜清慈禧太后庚子那年，悍然與世界列國宣戰一樣，汪精衛也曾由於皇（日本天皇）恩浩蕩，衷心感激，居然自動自發的跟英美兩國宣過戰。那是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第三年的秋天，汪精衛應邀訪日，這一次他總算獲得日皇裕仁召見，並且和當時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晤談。行前曾有人寫長信提醒他說：太平洋戰事已形逆轉，日本人理不直，氣不壯，爲了維持大陸淪陷區，必定會向偽組織讓點步，因此，那人建議汪精衛，在他和東條英機商談的時候，不妨多拿

點躡，要足價錢，不怕日本人不遷就一點。

使人毀滅必先瘋狂

汪精衛對於這一封信並不怎麼在意，他在日本官方盛大歡迎聲中抵達東京，先和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會晤，東條直截了當的告訴他說：日本政府將一切尊重南京政府的意見。殊不知這一句恩施格外的話，便叫汪精衛混身輕飄飄的，連週身的骨頭都酥了。他感激涕零，一時衝動，竟向東條英機說：

「中國人向來是知恩必報的，人敬我三分，我敬人十成。但不知首相所謂的尊重我方意見，究竟是指的那些事情？」

在汪精衛的意下，祇要東條有所吩咐，他將「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」，那種奴顏婢膝，搖尾乞憐的醜態，真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。然而，他却萬萬不曾料到，東條英機竟會兜頭潑他一盆冷水，東條英機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，拖不拖汪偽組織下水已經毫無意義了。所以東條非常坦率真誠的向汪精衛分析當時歐亞兩戰場的局勢，德義日三軸心國的軍事力量已經發揮到極限，而且業已開始由顛峯狀態急遽下降。在歐洲，數以百萬計的德軍精銳在蘇俄戰場被困，眼見即將重蹈拿破崙征俄全軍覆沒的噩運，在太平洋上，日軍一路勢如破竹的逐島進攻，正受同盟國軍的凌厲反擊，戰艦與軍機的慘重損失，已使日本皇軍註定必將覆敗，——事實證明東條英機當年的判斷是正確的，因為在東條——汪精衛會談的一個月後，俄境史達林格勒正面的德軍宣告投降，太平洋

上日軍敗退瓜達爾康勒爾島，五月，阿茨島上的日軍全部被擊潰消滅，九月，義大利便向同盟國軍無條件投降了。

因此，東條英機正告汪精衛說：太平洋及歐洲戰場，戰事既然已形逆轉，日本本身的存亡尚在未定之天，關於汪偽組織參戰與否的問題，汪精衛儘可自行決定，他甚至於說他將下令在華日本派遣軍、日本「大使館」以及所有僑民，任何人不得以此項問題對汪偽組織施加壓力，強迫汪偽組織參戰。

可是，天真「有邪」的汪精衛，竟造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嚴重，極不可原諒的一次錯誤。他向東條熱淚盈眶的表示：既然東條首相對於汪偽組織這麼樣的在危難中見真心，够朋友，那麼，爲道義計，汪偽組織也決心當日本的陪葬者，他要向英美兩國宣戰。

民國三十二年元月九日，汪偽組織果然丑表功似的向東洋主子獻媚，宣布對英、美兩國宣戰，這原是不值一顧的一齣小鬧劇，早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汪偽組織成立，三十日，我國政府便照會各國駐華使節，鄭重聲明：日寇所製造及所控制的傀儡，南京偽組織完全無效，同日還明令通緝附逆首要漢奸陳公博等七十七名。當天，美國國務卿赫爾便發表嚴正聲明：不承認南京偽組織，英法兩國相繼響應，在國際社會上，根本就沒有汪偽組織的存在，他貿貿然的向英美兩國宣戰了，自以爲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然而，英美兩國却不屑一顧，置之不理，反倒在元月十一日分別於華盛頓、重慶兩地，由英美兩國

與我國簽訂了中美、中英平等新約，不平等條約終告取消，百年桎梏一旦解除，全國各地都在熱烈的慶祝，郵政總局還發行了紀念郵票。

兩相對照之下，汪精衛的不自度德量力，居然假戲真唱，那副狼狽的情景，確屬咎由自取，罪無可道。向東條拍馬，却丟盡了自己的臉皮，而且，他從此也就給東條以次的東洋人更看輕了。這是三尺童子所不欲爲之事，汪精衛竟腆顏優爲之，還在自以爲得計呢。走筆至此，猛可憶起聖經上的一句箴言：「上帝使人毀滅，必先使其瘋狂。」那正好是當年汪精衛的寫照。

回首當年革命歷史

汪精衛落水當漢奸，內咎既深，痛苦必甚，所以他常會有顛三倒四的言行，衝動幼稚的舉措，大可以說他是心智昏迷，六神無主。對汪偽組織而言，公然對英美兩國宣戰，那是何等的大事？然而，東條英機說得明明白白，日本並不在乎汪偽組織有此一舉，他偏偏自發自動的要自告奮勇，裝出一副螳臂當車的可笑可憐相。妙的是，他在臨到東京去會晤日皇裕仁之前，居然會「大義凜然」的對他的衛士說：

「我和日方談判的時候，你拿好手槍在我身邊守着。倘若東洋人一定要逼我簽字，你就拔出手槍來打死我！」

手是長在汪精衛身上的，說不簽就不簽，那裏用得着衛士開槍來把他結果？汪精衛的這幾句囑咐，豈非荒唐糊塗，不知所云？

汪精衛那一次應日皇裕仁之召，赴日訪問。

他還遇到了一個一見面就尷尬萬分的大傀儡，那便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，說起來，這當然是日本方面的有意安排。因為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初，日本爲了壯一壯自家的聲勢，曾經倡呼過「日滿支協同體」的組織，所謂「滿」，就是偽滿洲國，支指支那，亦即汪精衛的偽政權。日本希望以日、滿、支作爲「大東亞新秩序」的核心，也就是說，由日本領導偽滿洲國和汪偽政權，一道組成一個跟着東洋人走的「協同體」。

所以，日皇裕仁在召見汪精衛的同時，也召見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，叫這兩名傀儡在東京碰頭。事先，汪精衛還不知道東洋人有這樣一個安排，及至到東京和溥儀見了面，雙方臉上強笑，兩手交握，內心之中真有訴說不出的滋味。

汪精衛在同盟會老同志之中嶄露頭角，大出風頭。如所週知，正由於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陰曆二月的刺遜清攝政王載灃一案。同時也因爲這一次轟動全國的謀刺案，使他娶了陳璧君做老婆。汪精衛刺攝政王案誠然知之者甚多，但是這裏面還有許多值得在拙著：「滬上往事」中一談的內幕。

陳璧君長得很醜，既悍且妬，汪精衛則係早年中國三大美男子之一（其餘二位是故外交家顧維鈞、伶王梅蘭芳）。陳璧君是否爲了追求汪精衛，也跟着他幹革命工作，外人無從得悉。不過，在汪精衛參加排滿革命的那些年裏，陳璧君始終緊隨汪精衛不捨，而陳璧君是利用隨汪北上，刺攝政王，在北平東北園同住時，一再向他求婚，而汪精衛迫不得已，只好答應，則爲不爭的事實。

實。

前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國父派汪精衛、鄧子瑜等到荷屬文島一帶去籌募捐款，接濟革命軍費，這一趟募款行無功而返，汪精衛便自作主張，他要潛入北京，謀刺一名滿清重臣。在這個大前提下，當年他最大的目標，當然唯有光緒皇帝的胞弟、宣統皇帝的本生父，時任攝政王，清廷之中大權在握的載灃。

汪精衛違背國父的命令，從荷屬文島秘密的折返香港，然後再赴日本，邀集了革命同志黃復生、黎仲實、曾醒、方君瑛，和綽號「炸彈大王」的喻培輪，又有陳璧君自願同行。這七個人組成了一個暗殺團，先到香港，在黃泥涌道設立機關，經常到屯門鄧三伯的農場試驗拋擲炸彈，以及電氣、化學、鐘表引發炸彈的方法。宣統二年夏天，喻培輪和黃復生聽說前任直隸總督端方，即將從北京乘京漢路車南下。兩位同志便預先到漢口去守候，準備炸斃清朝末年的這一名能幹角色，方面大員。但在車站上錯過了機會，喻黃二位祇好將攜去的炸彈、彈壳、火藥，交給武漢方面的革命同志孫武，托他保管，再去北京。後來辛亥革命，武昌起義，漢口革命總機關因爲炸彈失慎爆炸而破獲，使預定舉事時日延期，孫武受傷，就是這一批炸彈肇的禍。

陳璧君追求汪精衛

宣統元年十二月初，汪精衛和黎仲實、陳璧君等悄悄北上，和黃復生、喻培輪等相會合。喻培輪特地採辦了一批照相器材，在宣武門外玻璃

廠火神廟西夾道，開了一孔「守眞照相館」，作爲暗殺機關。同時，又在東北園租了一幢房子，供同志居住。就在這一段風聲鶴唳，緊張萬分的時期，陳璧君又開始向汪精衛展開熱烈的追求攻勢，使汪精衛頗難應付。

汪精衛是廣州人，他在家鄉的時候，早就訂過了親。他的未婚妻閨名劉文清，是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文案劉子平的妹子。早在光緒三十三四年之交，汪精衛曾經向劉家表示，他將從事革命工作，唯恐牽連了劉家，要求劉子平准許退婚。

但是劉子平兩兄妹都很看重汪精衛，對於他的要求不予考慮。劉子平甚至拜託革命黨人鄧子瑜跟汪精衛說：他的妹子願意等他，等到他願意結婚的時候再結婚。汪精衛却辜負了這位劉小姐的一片癡情，他斬釘截鐵的說了革命如不成功決不娶婦的話。

因此便給陳璧君有了可乘之機，她一廂情願的追求汪精衛，在清朝末年，像陳璧君這樣作風大胆的小姐確實少有少見。汪精衛被她纏得無法可想，便祇好再用革命不成決不娶婦的說法相推托。然而陳璧君却對他一往情深，她牢牢的釘住他不放。

直到七人暗殺團在北京城裏會齊以後，喻培輪、黃復生住在守眞照相館，曾醒和方君瑛住在親戚朋友家中，就祇剩下陳璧君、汪精衛、黎仲實一女二男同住東北園。在那一段時期，他們隨時都有被清吏清兵抓去殺頭的危險，稱得上是草木皆兵，一夕數驚。但是陳璧君居然還有心思拎着腦袋瓜子談戀愛，她繼續不斷纏住汪精衛，另

一方面，和黎仲實似乎也有了那麼一段情。陳璧君一定要跟汪精衛結婚，汪精衛被她逼得走頭無路，就只好答應她革命成功以後再談。

七人暗殺團經過多方的調查，打聽清楚了什利海附近的一座甘水橋，是攝政王載灃每天上朝退朝必經之處，他們訂做了一個直徑一尺一二的大鐵罐，罐裏可貯四五十磅炸藥，決定將大鐵罐埋在橋北的陰溝裏，等載灃經過，用電流引發爆炸。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起，他們開始乘黑夜埋置炸彈。

可是第一夜碰上了羣犬齊吠，嚇得他們匆匆而走。第二夜炸彈總算埋好了，苦於電線不敷，第三天買齊了電線，再由黃復生、喻培輪前去繞接。喻培輪正工作時偶然抬頭一望，陡然發現有一個人蹲在橋上，當下不禁大吃一驚。他連忙用日本話低聲的跟黃復生說：

「橋上有一個人，正在向橋下張望。我們的祕密，一定已經被他窺破了。」

黃復生也吃了一驚，他便暗囑喻培輪，趕緊去通知汪精衛等速逃，他自己仍有不甘，於是從橋下走出，掩身一株大樹後面，想再看個究竟。

橋上蹲的那人，原來是一名趕大車的車伕，因為他的老婆三天不曾回家，日以繼夜，到處尋找。找到了甘水橋上，看見橋下有兩個人，還以為是他的偷情妻子與那奸夫，等喻黃二人相繼避開，他再打起燈籠到橋下一看，赫然竟發現了炸彈。

車伕飛快的奔去報信，帶來了一名清警，一

名滿清憲兵。黃復生在大樹後面看得真切，不敢留戀，立刻奔赴東北園，和汪精衛、陳璧君、喻雲紀、黎仲實舉行緊急會議，即席議決：陳璧君和黎仲實赴南洋籌款，喻培輪上東京購買炸藥，汪精衛和黃復生在北京留守，等炸藥運到，以圖再舉。

但是到了這麼緊張嚴重的關頭，陳璧君却仍然捨不得和汪精衛分離，她妙想天開，一口咬定的說：

「憲兵、警察發現大鐵罐，怎曉得是個炸彈？如果他們果真還沒有發現，我們明天仍可以按照預定計劃行事，一舉成功，然後再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。」

「耿耿此心可對師友」

由於她一力堅持，黃復生、喻培輪迫於無奈，只好再冒一次險，潛往甘水橋，再去看看情形。到達時，橋上早已警衛森嚴，有三個警察在站崗，等到次日再請日本大使館派專家來拆炸彈了。於是，第二天，陳璧君便和黎仲實雙雙南下，暫且離開了汪精衛。

北京城裏，甘水橋下發現了大炸彈，日本技師說：這枚炸彈倘若爆炸，北京全城將被轟去一半，消息傳出，轟動九城，清吏清兵，通城大索。十四天後，首先是黃復生被捕，不到兩小時，汪精衛也被一騾車押到了北京總布胡同左一區署。黃復生自承謀刺是他一個人幹的，與汪精衛無關。可是清吏怎肯相信，羈押一週，移拘內城總廳。在囚室中，汪精衛寫了洋洋數千言的一篇文章

章，力陳革命宗旨在於改革政治。據說，主審該案的刑部尚書肅親王善耆（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之父），閱後十分感動，極力為汪黃二人開脫，方始從輕發落，判處徒刑。實際上，汪精衛和黃復生的倖免於難，一方面固由於同志營救得力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善耆等滿清親貴，眼見滿清大勢已去，向革命黨套套交情，留個來日的餘地。

同志營救，自以陳璧君出力最多，她和黎仲實二人，儼影雙雙的由北京直下香港，益以途中會合的喻培輪，三個人人在九龍特地設立了個營救機關，陳璧君還拉來她的閨中密友黎德榮、李佩書幫忙。由她陪着黎德榮，分赴南洋各埠籌款。賴國父的號召，籌到了一萬餘元，由於營救汪黃聲勢之大，使得清廷益發不敢貿然處決，汪精衛和黃復生，便在北京刑部大牢，悠游度日，相當的受優待。及至武昌起義，肅王善耆拉攏他們於先，自洩上起用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，收買汪精衛於後。民國建元，滿清滅亡，汪精衛早已奉袁世凱之命，跟他的長子袁克定磕頭拜把子，極為交謹了，所以後來國父推荐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，袁世凱拒絕南下就職，造成北洋軍閥宰制全國十五六年的局面，在在都是汪精衛替袁世凱在暗地裏奔走效力，有以促成的。

民國元年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，南北統一，汪精衛和陳璧君的婚事，也就在陳璧君的一再催迫之下，正式宣佈。陳璧君如願以償，釣到了汪精衛這麼一位「金龜婿」。祇不過，在汪精衛、陳璧君完婚時，還有一支頗為出人意外的小插曲，那便是當年三人居之一的黎仲實，自此放

浪形骸，寄情酒色，和前此的他，簡直判若二人。民國九年，他便以瘵疾逝世。——這一支小插曲却是由黃復生親筆寫下來的。

汪精衛的「光榮」革命歷史，不過爾爾，筆者在此特地詳加表出，除了使讀者更加瞭解他的為人之外，還有另一重意義，即在於日皇裕仁召見汪精衛、溥儀兩名傀儡時，他們初見面時的尷尬和忸怩。溥儀是遜清攝政王載灃的長子，這也就是說：距他們相見三十四年前，汪精衛差一點就要把溥儀的父親炸得粉身碎骨，汪精衛呢，眼跟前和他握手言歡的瘦長青年，正是三十多年前他必欲打倒推翻的大清帝國宣統皇帝。爲了要刺殺攝政王載灃，汪精衛曾留下了如次的名句：

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！」

爲了要推翻滿清，驅除韃虜，汪精衛也會在他的「留別南洋同志書」中，又曾信誓旦旦的說：

「今弟已致力於是矣，而年來與諸同事往來於目的地，相約前仆後繼，期於必制狂虜之死命，故雖聞師友之督責（按指 國父、黃興及其他革命同志之力阻），而一往而不留，亦以耿耿此心，可對於師友也！」

木偶奇遇記的由來

可歎的是，汪精衛不但未能壯志得酬：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，「必制狂虜於死命」，反而和狂虜溥儀「一殿爲臣」，一道做起出賣國家民族的大漢奸來了，因爲做了漢奸，才不得不遵奉東洋主子之命，強顏作笑，往返酬酢，有以「建立」大東亞新秩序，亦即所謂日滿支協

同體。難怪，曾有上海某報爲汪精衛、溥儀之會晤，作了一個燈謎，謎面是爲：

「汪精衛晤溥儀」——射一影片名。

謎底則是誠堪令人爲之噴飯的——「木偶奇遇記」。

汪精衛和溥儀的這一次東京會，着實來得突兀離奇。但是他倆之間離奇突兀的程度，還不止於此。在東京時，溥儀便奉了東條的命令，邀請他的「準殺父仇人」汪精衛「訪問」偽滿洲國。溥儀「遵旨」，汪精衛焉敢不遵，他只有順從的接受邀請，而在民國三十二年元月，抵達了東北遼寧長春，僞滿洲國的「國都」所在地。

汪精衛「訪問」東北，給東北同胞帶去了十分複雜微妙的心情。他們跟全國同胞——無論大後方與淪陷區的同胞一樣，對於汪精衛這種卑劣無恥的大漢奸衷心唾棄，但是在一日之間，他們却驚喜交集的發現東北各地遍樹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那彷彿是無法容人置信的一項奇蹟。自民國十七年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於東北各地，東北同胞方自慶幸他們也能成爲中華民國的一員，他們終於有了國籍。然而，不旋踵間爆發了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祇能在游擊隊的基地地方始可以見及。這一次睽離，居然長達十二年之久。然而，當東北同胞歡呼雀躍的奔向國旗看個清楚時，他們立刻就大大的失望了，在汪偽組織僱用的國旗上，多了一條黃色的豚尾巴，那上面莫名其妙的寫了「和平反共救國」六個字。

到長春的第一天，僞滿洲國舉行「歡迎大會

」，要汪精衛首先致詞，許是他百感交集，所以他走到台前時，顯得有點步履蹣跚，搖搖晃晃。

當時，在他左後方的是僞滿洲國溥儀，和僞滿洲國國務總理「張景惠以次的「高級官員」。右方則爲日本關東軍諸將領，戎服輝煌，鷹瞵虎視。汪精衛走向台口說話了，話未出口，他先已熱淚盈眶，語音梗塞，於是，話出口時，他幾乎是又一度過份激動的吼叫，汪精衛聲嘶力竭的在嚷嚷：

「親愛的東北同胞啊，我們過去是同胞，現在是同胞，將來更一定是同胞……」

滿懷的悲憤激憤使汪精衛的致詞無法再繼續下去，他爽性掩面飲泣，在座的日本關東軍將領無不大驚失色，倉皇四顧。台下成千上萬的東北青年，被汪精衛的激越情緒所煽動，渾忘却他們仍在關東軍的鐵蹄踐踏之下，鬱藏了十二年的故國之思，浩然正氣被挖掘出來，他們攘臂高呼：

「萬歲！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台上台下陷於一片混亂，汪精衛被無禮的關東軍官拖下台了，溥儀手足失措。汪精衛一被拖走，台下荷槍實彈的關東軍立刻展開行動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捕、被殺，汪精衛一時衝動，無法遏忍，他又在東北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的奇禍。

汪精衛本人當然是無恙的從長春回到南京，不過人總是人，他仍然難忘長春歡迎大會上當衆被拖的那一幕，因此，在汪偽組織「行政院」的例行會議席間，他主動提出「訪問」偽滿洲國的報告，當時在座羣奸，但見他悲憤之情溢於言表。站立起來，靜了許久，他方始用不勝懊惱的神情說道：



熊劍東的偽軍，也參加大肆劫掠行列。

「我真想不到，日本人會用這種手段對付我！」

汪精衛「訪問」偽滿洲國以後，兩名傀儡開始「建交」，汪精衛派廉隅為駐偽滿洲國大使，廉隅漸漸的和溥儀接近。通常，廉隅晉謁溥儀，總有日本陸軍中佐，偽滿洲國皇室御用掛吉岡安置在旁監視，有一次，吉岡安置回日本渡假去了，溥儀方始有了和廉隅單獨晤談，暢所欲言的機會。溥儀向廉隅問起南京，上海的情形，言下之意，他很想往十里洋場大上海一遊，廉隅便趁此機會，建議他訪問南京，這樣他就可以便道往遊上海、杭州等地了，溥儀驟然顯得非常興奮，他滿懷熱望的告訴廉隅說：

「如果我能够前往『訪問』南京，不但可以便道前往上海和杭州遊覽，甚且我還能回北平一趟。你不知道，我是多麼的想念北平，想念故宮，想念我在北平的家人。不過，

「接下去他便神情凝重，語音黯然的道：『像『訪問』南京這種事我是沒法自己做主的，一切要聽日本關東軍的安排。依我看來，這些年裏，日本人從來就沒讓我回關內的意思。』」

兩名漢奸相對歎歎，久久，廉隅覺得有點僵窘。他便站起身來向溥儀告辭。沒有想到溥儀忽又叫住了他，欲語又止，一臉的忸怩不安，他問廉隅：「你們『大使館』運香烟來，是否可以避免日本人的檢查。」

廉隅茫然的答道：「是的，按照外交慣例，運來我們『大使館』的東西，可以不受日方的檢查。」

「那麼，」溥儀很為難的說出了自己的要求：「你能不能給我運一箱大砲台來。」

廉隅一口答應的說：

「好吧。」為了拜托廉隅偷運一箱大砲台，這位偽滿洲國皇帝溥儀，竟伸出了雙手，和廉隅緊緊的相握，嘴裏一疊聲的在說着：

「那麼，我就先謝謝您啦。」這便是漢奸傀儡的可憐相。

漢奸派系生死決鬥

連汪精衛的漢奸「老前輩」，偽滿洲國皇帝

溥儀都淒慘到這步田地，在南京，自從汪精衛的那一個破爛攤子開了張，羣奸之間便同時展開了明爭暗鬥，相互傾軋。其實，汪偽組織所可爭的又有些什麼呢？不錯，自汪記開鑼，日軍已經攻佔我國的華北、華中、華南和東南半壁。但是誰都曉得，勢如強弩之末的日軍只能佔據點與線



李士羣所發動的清鄉，實即大隊人馬出武裝劫掠，鬧得天怒人怨，雞犬不寧。

淪陷區裏每一個城市的四鄉八鎮，仍舊掌握在我方的游擊隊手裏，八年之中不斷的予日軍襲擊，日軍如若作大規模的清鄉行動，充其量也不過是和我方游擊隊捉迷藏而已，日軍一撤，大好河山仍然重回我軍之手。

就在連日軍自身都局限一隅，狼狽不堪的情形之下，他們頻年血戰所竊踞的地方，豈有大大方方的雙手奉讓給汪偽組織的道理？因此，汪偽組織上有日本主子監管，下有淪陷區同胞抗拒，政令便不能出「都門」一步，華北政務委員會是一個特殊的機構，王克敏也好，王揖唐也罷，都是遇事直接對日本主子交涉，跟汪偽組織絲毫無干。汪精衛一羣漢奸的勢力，自始至終無法伸展到華北。華中呢？各偽軍司令，偽縣市長，一概是維新政府時代的舊人，梁鴻志在南京投閒置散，依附汪精衛，他們却偏偏不賣汪精衛的賬，汪偽組織來的煌煌嚴令，乾脆往字紙簍裏一丟。汪精衛要派人去接替他們的漢奸偽職，更是作夢也休想。捨此以外，則廣東、福建尚有戰事，日方便根據這個理由，絕口不提交還行政權的問題。

所以數來數去，汪偽組織勉強可以撈幾票的地盤，就祇剩下東南一隅之地。汪偽組織的五院，除了汪精衛自兼的偽行政院長以外，其餘四院，形同虛設，自偽院長以次，無非按月支領一份薪水。偽軍則悉為維新政府舊人，偽綏靖總司令任援道所有。——剩下來的一點點權與利，又復有「公館派」和周佛海派，眼紅耳熱，如狗啃骨，不惜爭得你死我活。汪精衛暫代偽府主席，身兼偽行政院長，和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於是，周佛海就要親自掌握較有實權的偽財政部長，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、偽特工委員會主席，偽警政部長。汪偽組織所能分得到的偽省主席及偽市長，雙方的爭競尤為激烈。上海特別市偽市長傅筱庵被我遣人予以暗殺，汪精衛忙不迭的派陳公博繼任，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頭目李士羣一旦加入了公館派，使汪精衛的實力倍增，汪精衛為酬庸李士羣計，立刻就發表李士羣兼任偽江蘇省主席，而將維新政府的舊人陳則民一脚踢開。他並

且多方協助李士羣，利用清鄉的名義，使一些地方部隊雜牌偽軍如任援道、丁錫山、謝文達部，逐步的由李士羣加以控制。

汪精衛的公館派，和周佛海派鬥法，以特工頭目李士羣的倒向汪精衛，為一重大關鍵。自李士羣附汪，「公館派」實力增強，兩派乃呈一消一長之勢。於是，汪精衛又派陳君慧取代梅思平的偽工商部長，而將偽工商部改個名稱為偽經濟部。然後再派陳昌祖為偽空軍署長。不過，周佛海也不甘寂寞，急起直追，他那一系的大將傅式說，也取維新政府舊人而代，當上了偽浙江省主席，再使他的得力幹部羅君強，出任偽司法部長兼稅警團團長，又是一項筆桿與槍桿的結合。

等到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，日本皇軍轉勝為敗，東條英機已經走上了窮途末路，對於中國淪陷區，一方面由於無力兼顧，另一方面也因為氣數將盡，其勢已衰。日本人開始鬆了手，廣東、湖北、淮海（蘇北）各省的行政權，相繼的交給了汪偽組織。於是「公館派」和周佛海派又掀起分贓之爭，一場鏖戰的結果。「公館派」的陳耀祖當了廣東省政府偽主席，楊揆一任偽湖北省主席，林柏生外放偽淮海省主席。周佛海派則改以羅君強任偽安徽省主席，偽浙江省主席亦由傅式說而梅思平，而丁默邨，一直給周派捏牢了不放。

控制特工在李士羣

若論汪偽組織的統治工具，則始終只有偽軍和特工，在日本皇軍直轄之下的偽軍，一向與周佛海相接近。維新政府留下來的地方偽軍則畏懼李士羣的特工勢力，多半跟着李士羣走。李士羣

附周佛海，他們就唯周佛海之命是從，李士羣投向汪精衛，他們便算是「公館派」的武力。不過，汪精衛之能駕馭李士羣，只能說是曇花一現，為期相當短暫。當李士羣被毒斃，周佛海又將他的勢力全部抓了過去，僅祇他所遺的偽江蘇省主席一職，落入維新政府舊人陳羣之手，但是陳羣安坐了七八年之久的偽內政部長一席，仍由周派的梅思平所兼任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汪偽政權從頭到尾，確以周佛海派的勢力較大，搜括尤多。汪精衛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他那千秋萬世大漢奸的罵名，算是白替周佛海挨了。

以上所述，僅係汪偽組織之內，汪周兩派火拚的鳥瞰，倘若條分縷析，一一細說，那真是牛鬼蛇蛇，施盡解數，腥風血雨，好戲連台。前文已經表過，汪周鬥法的大關鍵在於李士羣的何適何從？換言之，也就是汪精衛、周佛海誰能指揮得動李士羣，誰就能佔優勢。李士羣在汪偽組織實佔舉足輕重的地位，左袒則左勝，右袒則右勝。汪精衛、周佛海之間的全本「鐵公雞」，幾乎全在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演出。

比較起來，周佛海的謀略是勝過汪精衛一籌的，他到上海決心當漢奸之初，就已經曉得籠絡羈縻七十六號的那一批凶神惡煞，使他們成為直屬於他的幹部，這一記猛著先鞭，直接促成他在汪偽組織之中佔盡優勢。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是一批「狠客」用真刀真槍，鬥狠拼命打出來

走頭無路，突然之間汪精衛、周佛海這一幫賣國賊自天外飛來，決心成立偽組織。周佛海派人和他們一聯絡，河濱裏的泥鰍也有漢奸官做了，當然一拍即合。李士羣投靠了周佛海，終覺得還可以更上層樓，走走漢奸正主子汪精衛的路線，但是汪精衛和陳璧君對於他們這一幫狠客總以為來路不正，素行不端，不屑假以辭色，因此李士羣也就無從得到接近汪精衛或其公館派的機會。汪偽組織成立之初，「公館派」和周佛海派的大小羣奸紛集南京到處活動鑽門路，上海祇剩「公館派」的胡蘭成，和乍成周派的李士羣兩個人留守。那時候李士羣已經被內定為偽警政部部长，然而這個早年的共產黨員野心很大，不以徒為周佛海的打手為滿足，他還想跳一跳槽，所以他亟於向「公館派」送秋波。

很湊巧，有一天「公館派」裏正走紅的胡蘭成，當時身為汪精衛的發言人，他閑來無事，帶一份好奇心，到七十六號去逛逛。「貴客」臨門，李士羣喜從天降，他把胡蘭成伏侍得舒舒服服。就這一次見面，胡蘭成表示效忠汪精衛起見，他自願擔任為雙方搭線的任務。大概他也跟周佛海一樣的清清楚楚了當年情勢，如欲掌握實權，偽軍不足恃，必須控制特工。於是胡蘭成從上海跑了一趟南京，他先見陳璧君，向她報告李士羣有意投效，他希望特工部門能够直接隸屬汪精衛。然而，陳璧君却對七十六號印象極壞，她一聽就皺緊眉頭說：「七十六號，那是個帶血腥氣的地方！」此一峻拒，影響汪偽組織「公館派」的前途至鉅。（未完）